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五

格

投壺新格 熙寧五年作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
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
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
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
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
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

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踈情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一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

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欺其容未得之而不憚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可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

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
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
闈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
圖以精密者為右倘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微律者無
所指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
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
壺不失者為賢尚一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
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并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
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箭十算

首箭中者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第一箭以下連

中不絕者皆五算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為散箭其遠中內有貫耳及驍者其箭別計假若有一初箭仍貫耳則二十算是也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上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不解也

全壺無算

無算者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算

以次勝負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全壺實難故君子貴之

有終十五算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五算也

散箭一算

貫耳十算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驍箭十算

亦謂之驍皆後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曜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者其算別計

者也為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遠復善補過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者其算別計

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敗壺不問已有之筭皆負謂十二箭皆不中

皆敗則亦計餘筭以決勝負

橫耳謂箭橫加耳橫壺橫加壺口皆依常筭

無賞為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倚竿箭斜倚壺口龍首倚竿正箭首正向龍

尾倚竿而箭羽正向狼壺轉旋口上而成

筭帶貫耳不至地耳倚竿舊十筭皆廢其

筭傾邪險設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為奇箭

多與之筭甚無謂也今廢其筭所以得

之然亦異於不中者故於連中金壺皆得

通數若為後箭所擊及自墜壺若耳中者

倒中舊百二倒耳舊不問筭壺中之筭書

廢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恣何以為上

策問

學士院試太子清臣等策問一首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甫言

於上以為大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質於所試者范景仁復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以為策目矣遂刑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

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蓋言

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

母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
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為政者也
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
師虞庶言同則繹蓋言與衆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
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
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
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紛紛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
陳迹不可盡信邪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
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願聞所以辨之

賢良策問一首

為邵興宗作
皇祐四年

問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
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為賢良文辭之麗為方正邪蓋
思得先古之至道當今之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
此主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褒
然為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之意而不愧乎其
名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
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減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
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
以延者豈世有哲王以守其業後之所以感者豈繼

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繇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固
密子孫不能敗邪至治之世耕者讓畔漁者讓澤今
國家修明禮義以切勵天下久矣而退讓之風未甚
行於朝爭奪之俗未盡絕於野秋毫之利指仁廢誼
為之而不耻上下病之而不能革也又內外百吏或
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賞為罰倒直為曲寃痛
失職吁嗟滿道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茲
二者豈世俗澆偽不可復振將教之禁之之道有所
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終三十年而帛朽於庫
粟流於庾國家平定宇內嚮九十載而公私之積日

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能明也憂者雖衆而莫
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
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患而今猶未息者
也將何道以息之至於朝政之善有所未盡黎庶之
病有所未聞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
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之焉母悼後害以枉執事
苞忠隱知而不自盡以取美祿榮名而已

進士策問十五首

問昔季路冉有公西華曾皙問居緘言各陳其志趙
文子觀於九原以為死者可作想慕隨會之為人夫

材性散殊不可致之於一塗爰尚不同不可納之於一趣吾子懷材抱器待時而用前言徃行心所常存然則志於道者何術慕於古者何人當位得時施於政而何尚修身立行選於德而何從蓋聞言不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今聽者雖非昔人之明而亦未為不知已則其言也可無隱焉

問昔者堯遭洪水咨於四岳曰有能俾又四岳薦鯀堯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則知鯀之不可用亦明矣四岳復薦曰試可乎已堯遂命之治水九年功用不成後黜之而興禹焉夫唐堯聖人之盛者舉事與為

豈容過差顧後之學者不能辨明耳不然使不善之人任事九年蒸民汎濫所廢者大所害者廣然後去之仁聖用心固不如此思想智有涯不能測遠吾子其辨焉

問稽於經傳帝王之際玉帛諸侯亡慮萬國當是之時聲教所被東不踰海西距流沙南不盡荆蠻北不及獯鬻以五服之民養萬國之君公有羨積私有餘儲征伐朝貢無歲而無歲出其中未嘗匱乏今國家奄有萬方囊括禹迹加以兵革不試垂三十年累聖恭儉與民休息宮室不崇苑囿不廣衣服不麗飲食

不精然比歲以粟有事西虜發輸滯積以餽一隅乃復財用竭而不繼力役困而不給吁嗟之聲蕭然道路何彙者用民之侈而有餘今者用民之狹而不足乎變而通之必有其道此寂國家之急而從政者之所欲聞也吾子明於古之道而察於今之故何施何為而得國用舒民力足以及於古之世也仁者之言其利宜博幸毋讓焉

問夏書曰賞延于世小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古有世祿之道也周書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而有春秋者公羊氏亦云

詩書春秋皆聖人所以儀範後世也今其言乃遠戾如是豈聖人之道淵微與遠學者不足以至邪願聞所以辨之而毋讓

問王者受天命臨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統故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正朔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維首也是以聖人重之三代之王視斗招搖建寅建丑建子以為正月仲應三光俯順三統揔象三材備在典策其傳詳矣正於唐虞以前則歷世儒生各為異見孔安國以為建寅為正得天之數自古皆用之湯武放伐以有天下革故鼎新

然後有改正朔易人視聽之事今據唐虞之前無異
正朔之文則似孔說得之然鄭康成依尚書緯以為
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若循環然非至於夏商周
而後變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自古皆用建寅何得謂
之夏之時似鄭義復為優夫正朔者帝王之盛節國
家之大事而古今異論紛紛不決願吾子辨其得失
明究其說使後來學者知其適從

問夫佐天子治四海安萬民使諸侯軌道四夷賓服言
更稱職萬機辨治地平天以風雨和順者宰相之佳
也其功烈莫先焉王者封二王後所以存三統重

也而班固漢書采漢興以來有金革之勤
及蠻夷降王受爵邑者為功臣表又采椒房母舅之
家僥倖獲封者為外戚恩澤侯表而自平津以
田丞相得侯者及商周之後皆不得附於功臣之列而
猥編於外戚恩澤之間豈以燮理陰陽之重居貫
甲執兵之後先聖苗裔王者賓客而在武夫健將之
左邪抑史氏將有深旨非淺識所知乎將不思而已
矣願聞所以辨之

問祭典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故厲
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

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湯既勝夏欲變先王之制以明革命於是乎以棄代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易也夫平水土者莫向於禹禹之功顧不及勾龍邪湯又祀禹以為社而云後世無及勾龍者其旨何哉聖人規為必不妄也子大夫其懋明之

問世之為詩者皆稱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而為之頌自孔子刪詩存而不去非虛美也今以春秋迹之或違禮而動或作事不時至於修泮宮伐淮夷作新廟皆無聞焉殆若與頌不相應者其故何哉

問孟子稱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為其以至仁伐至不仁而有血流漂杵也後之學者皆祖其言乃以書為舛駁非若佗經之純美也嗚呼彼孟子者果愈於聖人邪書者果是非相冒中有可信不可信者邪學者病於隨風而呼順流而攘未有能排其門上其堂探其室嚼其肉而徒披猖橫蕪乎藩籬之外彼入焉知甘酸之正味邪乃欲信孟子而非書孟子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斯言也豈獨可施於詩而不可施於書邪孟子之云書不可盡信者果是歟願與諸君訂之

問閔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鵠巢騶虞
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者以
為先王謂太王王季今據二南之詩大抵皆言文王
之化或美召伯或美王姬烏在其為太王王季也且
如太王王季文王之詩何為不編之雅頌而列於國
風又文王之道被於天下何故其中雜有王者諸侯
之風復何為繫之周公召公皆蠢昧所不識也二三
君子與博於學願聞所以辨之其說何也

問曲禮曰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王制修六禮
以節氏性冠婚喪祭鄉相見此庶人之禮也舜典五
服三就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大夫之刑也夫禮與刑
先王所以治羣臣乃民不可斯極偏廢也今曲禮乃
云如是必有異旨其可乎

問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夫聖人
之道正直無隱豈伺人顏色而言邪必有微旨幸為
辨之

問春秋始隱之說誰氏為通

問春秋不書公即位何以特書王正月杜元凱以朝
正於廟解之朝正于廟國家常禮非特行於君之始

年也

問春秋貴儀父者為其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也
夫小事大者盟不重於朝今犁不名而儀父守其
說何也

樂詞

樞密院開啓 聖節道場排當詞

散念

紫電流樞元聖誕膺於丕運妙紀兩地輔臣祇奉
仁祠憑不垢之勝因佑無疆之遐筭仍修高會共洽
夕娛宜盡從容式昭慈惠

夔龍滿座集紳紳花雨仍添一日春欲識華胥何處
在只應近與醉鄉鄰

作語

德水澄瀾上聖應期而降誕崇丘儲粹大賢名世以
挺生蓋精神之會昌若符契之相合必資同德用底
太寧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容覆如天照臨若日躋群
生於富壽之域納庶俗於仁讓之塗雷雨弗迷魚鱉
咸若伏惟某官某官丕宣忠力克壯遠猷筮樞機而
均四時撫韶鈴而制八狄屬呈祥於里社冀徼福於
香城大啓梵筵同祈睿筭玉毫珠髻既瞻仰於慈雲

寶案金觴仍涵濡於湛露者壽交錯笙磬駢羅仁澤
醲於惠風喜色饒於泝氣其謬亦樂吏獲對台廷不
揆蕪才敢獻口號

華渚流星表聖期宗工齋被款仁祠異花散漫承嚴
供妙樂從容奉宴嬉印紋相鮮金錯落瓊環交映三
巖鞋軋坤長久南山固此地年年捧羽危

句曲

八音繁會七律鈞諧上悅台顏把色合曲

御筵送李宣徽昭亮知貞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旗尾飄揚山燒

裂馬蹄騰踏塞塵昏胡兒稽顙朝南關天子垂衣

北門幕府事閑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

作語

天文垂象貴將陪扈於太微地險流形常山控臨於

大漠矧聖神之御辨懷荒憬以嚮風秋塵無驚夜戶

不閉眷是股肱之郡委於心膂之臣某官武節蕪人

雄規絕無元戎十乘董銳士以啓行清酒百壺命賢王而

出餞榮生道路威動塞垣駐大旆於近郊留朱輪於

清籟其叨居樂部志對台光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

品鐵衣一照耀擁千兵驪歌未闕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雨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某聞三王之盛未有遺年五福之先莫如享壽恭惟開府太師才為人傑位極帝師黑頭強仕之時已登廊廟黃髮老成之日還賞林泉贊熙洽於三朝保康寧於八十太公望口餘兩齒猶釣渭濱田千秋身乘小車尚腰相印何曾則始為太宰石鑿則甫拜司空平津之談論多聞方叔之謀猷克壯獨兼具美度越前修留守相公鎮撫都畿典司官鑰遇唐虞之無事

喜稷禹之得朋大啓華筵益祈四筭提舉端明惜盛事之難值慕賢者之所為親邀七節車就宴甲第晚斟芳醕仰祝椿齡某不揆荒蕪敢獻頌口號

心勲茂德古無倫海內高閑第一入台席已醉調鼎志磻溪還作釣魚身師臣首冠三旌貴歲曆行開九秩新願過期願躋上壽飛觴四十有餘春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之七十五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六

誌一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公諱某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
自鄆徙居單之成武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
何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封秦國公妣陳氏封楚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國公妣邢氏封燕國太夫
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
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

謁黃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
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諸兄欲分魏公
遺產公曰吾幸有祿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
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見公而器之待遇甚厚
謂曰君佗日必至公輔余不及也仍舉為法曹頃之
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勅授刑部詳覆
官會群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
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
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
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為之

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
奏燔閭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當時服其敢言
先帝始專萬機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
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蝨螟為災民憂轉
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
靡為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
公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為
之用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尋授開封府判官尚美人
方有寵遣宦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
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扶宦者切

賁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命皆毋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為姦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會除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覆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上欲還公御史既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為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部判官上曰龐某止可三司判官邪後此日

除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副使上曰龐某豈得以常塗進之遂擢為天章閣待制拓跋元昊僭亂陝右騷動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陝西都轉運使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遷諫議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龍州之敗戎落民居焚掠幾盡距鄜無幾悉為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

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
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
公必召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
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
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
去故地為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
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為樂土會朝廷
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
驍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
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
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諭以逆順禍福遣
還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
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
復之書開延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
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
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
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
與臣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
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榮等又
請用小國事大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

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
方修復涇原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
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
元昊乃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勛來自稱男邦面令國
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
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
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勛得至京師而天子
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皆誕以來雖屢戰得
氣然喪私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寢順必誠有
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

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自之物當
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
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
為夏國主上以西鄙之寧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
府有缺當補之四年遂入為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
州城及諸寨皆募禁軍為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
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
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
為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公至樞府上
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上

從之所省逾半八年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中外言者鼎沸以為必生大變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諤二臣請以百口償之卒行其策是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皆有餘矣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趣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程言廣源蠻儂智高反毒編

嶺南王師數不利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公公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遇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無如也青之號令復不可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葦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御青昔在鄜延扈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而後用之必能辦賊幸

陞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
節制處置民事則與樞密直學士孫沔等議之青至
嶺下斬敗軍將校數人進擊智高於邕州大破之智
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
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
章事公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
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為朕盡死力邪
賜錢二億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
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首更立功將以何官
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以為國朝未

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
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
謀也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檢校官遷護國軍節
度使河中尹仍賜其諸子官既而內外訟青功以為
賞薄者多上重於遠衆復以青為樞密使其後青卒
以官盛為世所疑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
吏秩滿以大藩處之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侍上久求
預節度使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內臣為
節度使者陛下至孝凡祭祀文物事有毫髮闕於宗廟
者未嘗不兢兢田氏慎况祖宗典法又可隳邪上乃

止由是內外怨疾頗多會道士趙清貺與公有瓜葛親與堂吏通謀受人賂詐許為之求官公聞之奏捕清貺及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貺行數日而斃於是言事者乘此爭詆毀公協力排之始以為公私於清貺未言殺以滅口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者之心五年命公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既而深悔之是歲上親祠南郊前月餘謂執政曰龐某可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若過大禮是與有罪者無以異也及詔出仍厚加賜賚契丹來求上御容及例外事數條上以問執政皆相視莫能對上悵然久之曰前者出龐某太怱怱蓋以公習知夷狄情能斷大事故也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路安撫使知永興軍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年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公上言此者陛下皇子繼天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為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群心大安奉承宗廟之孝無大於此臣以寒儒荷陛下大恩位至將相是以冒重禍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佗望唯陛下保萬世之業懷生蒙無窮之幸乃老

臣之大願後數年上遂定大策如公議麟州屈野水
西有田與夏虜相接疆場不明數十年來虜盜耕之
麟人不能正也至是詔邊吏禁止之邊吏頗暴其民
公曰拓跋氏稱臣奉貢未失臣禮今不先以文告而
遽暴掠之使歸曲而責直非中國所以御夷狄也乃戒
邊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以義理曉之虜不去召
使更定疆場又不至公曰虜仰吾私市如嬰兒之待
乳若絕之虜必自來乃禁邊毋與虜為市虜大窮移
書於邊請遣使更議疆場使者至有日會管勾麟府
軍馬事郭恩恃其勇果與知麟州事武戡走馬承受

公事黃道元率兵不滿千人涉屈野之西至忽里
堆不為戰備虜怨邊吏之暴其民每聚兵萬餘於境
上以待邊吏至而擊之以報其仇邊吏守公約束虜
以饑疲罷去者數矣至是以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
虜遂發伏兵以擊恩等恩道元皆沒於虜戡脫走得
歸然虜以私市故猶遣使召來請退水西之田二十
里公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孟州事司馬光之麟州與
戡議邊事戡請乘虜罷兵之時築二堡於屈野之西
以禁耕者且為州耳目光惡之以告公從之比往而虜
兵已復聚戡不敢興役及戡乃言其日行視堡地為

虜所掩以至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
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為名移幕府取文書公
以築堡之議光實與焉恐公并獲罪乃留徽光之書以
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
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
云部侍郎知青州事無京東東路安撫使光慙詐守
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許公又上
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佗日光見公無
所自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并州年
甫七十亟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自

陳朝廷不許遷尚書左丞徙知定州事本路安撫使
公過京師入見上面陳至誠上曰新進之臣畏怯避
事定州兵驕日久藉鄉威名以鎮之鄉勉為朝廷行
也公不得已請讓還左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上許
之如期復請詔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
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
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
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凡上主不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
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學出於天
性雖耆老家居常讀書賦詩未嘗閑用此自娛至忘

饑渴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常莊色以誨之閨門燕居
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為治以愛民為主明練法令以
平心處之常曰凡為大臣尤宜祇畏繩墨豈得自恃
貴重亂天子法邪唯治軍以嚴有犯輒以便宜從事
或斷斬刻磔或累笞取斃軍中股栗然能察知其勞
苦至於廬舍飲食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
所至士卒望風聳畏而終無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
有所開白苟可取雖文書口一行立為更易無愛吝心
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于廿九年七十六時上巳不豫
聞之震悼不能臨奠遣中法儀吊賻其家未踰月宮車

晏駕今上在亮陰故未及贈謚公先娶夫人邊氏故
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再娶劉氏供備庫
使永崇之女封彭國夫人男五人長曰元魯曾登進士
第官至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內
殿崇班次元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
長適冀州支使陳琪封南安縣君次適都官員外郎
宋充國封德安縣君早終次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
封仁壽縣君次繼適宋充國封永康縣君次適大理
評事趙彥若次封榮德縣君及幼女皆未嫁孤元英
將以其年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之東山乃謂先曰

公平生知愛莫子如也子當銘公墓光自知不文不敢辭噫光受公恩如此其大減身不足以報然公之德烈載天下之耳目光不敢以一言私焉銘曰
顯允公德柔嘉維則敏而好謀果而不惑函谷以西
幼艾嬉遊邊鄙不聳荷公之休五嶺以南復為王土
制勝廟堂承公之祐文服武取動皆有成誰克知之
維天子明天子爵祿天子法度怨憎孔多公忠乃著
膂力未愆辭榮以年子衆而賢受福之全天之生公
以佐先帝綴衣在庭公適辭世迹實為文款石幽泉
身毀名傳垂之億年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熙寧四年三月作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
薨於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
陽謂光曰公將以八月壬申葬子為我銘公之墓光
既哭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媾累世
庶知公之志於他人為詳用不敢辭公諱某字誠之
其先家於深州曾祖諱侑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
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太君王氏自僕射
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契丹屢入塞
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

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趙州司理遷安肅軍判官
天禧末詔詮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
唯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
縣寇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
業佗日必當遠到秩滿為開封府司錄出知將陵縣
通判雄州王文康公為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
郎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遷兵部
員外郎封益鐵句院明道二年京東大飢選公為轉
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衣金魚間一歲徙
陝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橫風迹益顯景祐四年入為
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僭亂西鄙
騷動詔以公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諸將爭
進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
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懷服之心
無佗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闊略與其責虛名
於戎狄曷若極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即從其後
綏撫元昊亦略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
知延州是時太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
辭朝廷責公不即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
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還學士職公

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地慶曆二年詔以公為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詔從之明年徙知青州間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府明年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州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覺察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醉酒妄言詭

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敷為公壻其怨家告敷父母因敷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彬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為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遇英宗今上即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為禮部尚書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竒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請大夫

人及昆弟姊妹恣擇取之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人奈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踈遠其貧窶者無不收恤男女孤嫠者皆為之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然為人莊重雖家居常自整飭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小大皆有條理自始仕至終老凡與賓友相接常垂足危坐或燕飲終日逮夜未嘗稍傾倚有倦怠之色佗人莫能為也其在官以精敏廉直為朝廷所知故每有邊警及災言輒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識量高遠能甄別人物

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為累者翰林鄭學士獬屢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為天下第一得自有時勿以為憂已而果然察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愁恐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可愧者神明必將衛我豈沉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衛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有憾於公乘公之謫以事殘破公家至伐墓中植以治道路佗人謂公罹此憂患必不能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返及偕為儂蠻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公

輒怒責公既納政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
壞官府民居公方食案上器皆傾墜左右奔散公安
坐自如徐曰地震常理何至驚遽如此時河決塞疆
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吾家衆所望也苟
輕為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優禮
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適公意凡
居處出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張之具皆不減為二
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
耳目手足猶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及嗜
讀書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

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
非有為而為之也計聞太常謚曰恭安夫人永嘉郡
君劉氏先公亡二男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保孫
殿中丞五女長適前進士李敷次適供備庫副使賈
世永次適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次適供備庫使任永次
適歷城主簿劉忠輔貽孫及適賈氏劉氏女皆早卒
公久在貴位宗族用公蔭補官者凡三十餘人銘曰
福善之道世或疑之以公而觀決無可疑仁不遺親
忠不忘君立身謹嚴當官恪勤入踐臺閣出臨藩服
自少通顯逮于納祿體強無疾資用常充年垂九十

榮樂而終章綬纍纍延于九族歸從祖考是謂全福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作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
兵部侍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真
宗以太子太保薨謚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
慶太祖時參知政事贈鎮南軍節度使各有功烈記
於史官父諱荀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氏追封
清河郡太君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
不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
府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

知翼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
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無交城縣召入為殿中
侍御史彈劾無所避究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
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
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
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古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
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
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
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
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都都知任守忠以

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太上御名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情辭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說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否事獻可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以多閑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諂諛求自入於上獻

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燕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無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仍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

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未
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疆直擢為
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
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
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
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已厭常
為竒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拔時
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
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
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

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可雖在
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開官
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
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
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
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自奉養
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黜以公平故
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
八十有九歷觀古今有能得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
示後世在獻可嘗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

之至於違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返皆以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乘大權天子所信獨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信其非不三不已旁側為之收栗而獻可視之自如平居容親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立於朝人亦遠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過事曰長所當為無益徑前如叔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顧瞻奔惟恐墜焉琬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疲于後之負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為而施之可已而不已

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安縣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日由聖將作監主簿次日由禮由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鞠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次蚤卒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塋伊闕先塋獻可病亟為手書命光為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先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沒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邪顧義不

得辭哭而為銘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六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七

誌三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皇祐四年八月作

公諱某字公素其先唐之宗室避亂入蜀家於邛州之依政曾大父諱殼大父諱宸父諱憲皆不仕大父以才行著鄉曲朝廷褒之號靜惠處士公生三歲而孤性警敏過人兄綯教之書嚴其程課而出公遨戲自如比暮兄歸公徐取書乘月視之一過立誦數千言兄由是竒之稍長善屬文尤工詩詩氣格豪蕩景祐五年舉進士為天下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邛州

事州人以公少年高科始不以吏事期之公銳精為治所處畫皆出人意表吏民大驚會夏虜寇西部劉平石元孫戰沒邊人恟懼邠州城惡吏民謀內徙以避之時州無守將公攝州事即發民治州城僚吏固爭以事當言上待報公曰虜將至國外何暇顧文法為身計邪且我實為之有罪不爾累乃親度材庀恩賦功董役不二旬而畢仁宗聞而嘉之下詔他州守備當完者視邠為比官滿召試除直集賢院歷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失執政意出為京西轉運使復還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

時桂祁公為宰相多採拔英雋寘之臺省不利祈公者指公為其黨左遷知潤州事徙知洪州事久之谿蠻寇荆湖朝廷議擇有材智者以為轉運使鎮撫之上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其材可用今安在宰相不能對上復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宰相耶言公姓名乃除荆湖南路轉運使公乘驛至邵陵令諸州皆按兵毋得進討遣使就蠻居諭以禍福群蠻感悅皆罷兵受約束又召還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遂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京師多老奸宿猾吏不能禽公推迹其物

色起居一時錄治略盡厥令大行坐盜入慈孝寺竊
章獻皇后御容大珠徙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頃之遇
疾皇祐四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四十官累遷至起
居舍人公為人疎明樂易僮僕不羈飲酒盡數斗不
亂視金帛如糞壤厚於交友與之遊者久而益親之
為布衣時周遊四方識其土風人情故平生喜言為
治之體及用兵方畧數陳便宜書數十上仁宗春秋
寢高未有繼嗣公因侍祠高謀還奏賦大指言王者
修身治國家遠嬖寵近柔良則神降之福子孫蕃衍
上深嘉納命內侍石全育宣詔慰撫之公家至貧及

病亟自為表言母老不終養以是累陛下上哀之賻
恤甚厚時之士大夫無不惜公之志有餘而壽不給
也夫人張氏封南陽郡君子男三人稷太子中舍桓
大理寺丞稭太常寺奉禮郎女四人長適皇城使劉
永吉次適進士謝少微次早夫次未嫁光與公同年
進士也稷狀公之治行命光為之誌光不得辭銘曰
材氣以為實文學以為華孤舉秀出以大其家千里
之足羈紲所不能制百圍之木鉤矩所不能加功可
大施而壽祿不遐嗚呼天實使然其又奚嗟

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君之族出趙郡後家肥鄉今為開封府人曾祖考諱
滔洺州團練判官贈中書令妣魯國夫人苗氏祖考
諱炳侍御史贈尚書令妣陳國夫人周氏考諱贄虞
部員外郎贈司封員外郎妣扶風縣太君宋氏司封
之兄沆以清重知治體相真宗弟維以文辭高仁宗
初為翰林學士皆有傳在國史當世士族咸榮慕之
君諱某字漢臣早孤始以相國夫人奏試將作監主
簿復以翰林君奏為守主簿初監汝州鹽酒稅在京
茶庫西京糧料院遭扶風太君憂服除監南京麩院
在京豐濟倉會久疾以國子博士分司西京尋又嘗

中嶽廟慶曆七年七月癸巳終於官舍年五十二君
喜為詩有前人風格為人溫良清謹睦於族姻厚於
朋友故其生也人無與之為怨沒也久而思之夫人
聶氏祕閣校理震之女封河南縣君生六子男攸今
為內閣承制女一適右班殿直王喬一適屯田郎中
朱處仁餘一男二女早卒君之沒攸與二處妹皆幼
家極貧夫人養居二十餘年撫育諸孤綱紀家事小
大曲盡其宜李氏以復振熙寧二年六月戊午終於
京師年七十五先是攸升朝贈君虞部郎中夫人封
福昌縣太君攸所居官皆有能名異日必將有成者

也光於夫人為姊子攸謂光將以今年某月日葬於洛陽賔相鄉之墓子宜為之銘光不辭銘曰

生則人親之沒則人思之誠不盡於中其誰能得之位則不充壽則不融宜其有子以收以祀以終厥祉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作

兄諱某字昭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進士及第初命威勝軍判官丞調涇州觀察推官尋監渭州酒稅改大理寺丞知猗氏縣未幾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故丞相龐公為鄜延經略使奏兄通

判鄜州事徙知渝州歷知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未
未到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
壽太君憂服除知乾州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
州廨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太常少卿兄為人孝友
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在鄜州州長皆武
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
及臨公事則正色力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
無如之何然知其無害已心亦不深怨也在渝州其
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在卑位常行行視
天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閱獄囚釋寅所妄繫者近百

人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
父之寅寢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泣涕不忍去兄早
孤年過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務合
民心有悍狡為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
為諭解往往曉寤欣悅輟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
之夕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
入京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缺員
榜於壁人夕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
凡再暮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
知其才業之美而朝廷終無從知之他人或仕宦絕
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也以熟於時態往往取
顯官兄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
積官至二千石自足已久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
居累世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
恩無親踈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
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某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
之女處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十
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應
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雷周祐次適
馮翊縣尉王淳蚤卒次適郊社齋郎崔頴兄終之歲

某月某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塋光以葬日之迫不暇請於佗人故忍泣叙而銘之光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
壽雖未高不為天官雖未顯不為卑德之和為衆所慕政之便為民所知仕不苟進号於道無虧兄今何恨号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殿中丞薛府君墓誌銘

熙寧五年作

魏晉之間薛氏始自蜀徙河東有部曲數千家永嘉之亂保河汾以自固歷劉石符氏莫能屈姚秦元魏

以來始出仕為公侯卿相者比肩並起入唐尤盛魏為甲族然率因遊宦去鄉里惟府君之先至今留居河東唐衰薛氏中微曾祖考諱昉不仕祖考諱允恭贈諫議大夫考諱田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其行義功烈皆見於宋宣獻公所為太尉公之碑府君諱儀字式之太尉公之第二子始以父蔭為太廟齋郎又除守將作監主簿太尉公知益州奏府君監鳳翔府商稅後徙知河東府君年少河東士民皆鄉里長老然素嚴憚府君不敢干以私府君御之亦不失恩義之中以父憂去官服除知鄆縣徙知安

邑通判渭州州將武人不能謹廉州大吏郝正者把
其陰事招權受賂莫敢詰府君至以正罪惡言於將
請治之將內窘私以情告府君曰某止欲去惡吏耳
必不使及君將亦知府君不欺即移疾以州事屬府
君府君乃發正私出塞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
深德府君且內慙自是悉委事於府君後將知府君
賢亦委以事如前將既而某官張君亢除知渭州或
謂府君曰君自到渭名雖州佐其實將也張君有材
而尚氣到必不為君下彼不可以文法拘也君宜於
事一無所與度幾自免府君喟然嘆曰吾惟忠信

直之心以事人豈好犯上而專事邪今張君來吾猶
是心也使張君賢必不我怨如其不賢吾獲罪亦命
而已矣豈可因人而變其守哉及張君至處事有失
府君力爭如故必當理而後止僚吏皆為之懼張君
初無言久之乃於廣座謂衆曰亢喜忠義與身俱生
遇事輒發不能顧慮故數為小人所陷使為亢佐者
皆如薛君亢復何患於是聞者皆服張君之賢而重
府君之正是時元昊數寇邊羈鞞殺將朝廷患之乃
命范文正公為鄜延招討使以張君知鄜州為范公
之副張公即具奏府君在渭州所以佐已之狀乞移

通判鄜州朝廷許之而府君母馮翊郡太君党氏春秋高多疾顧戀鄉里不肯隨諸子之官府君兄弟用太尉公恩得官河中者適皆罷去府君乃固辭鄜州願監河中監稅以便親既得請范公遽上奏曰朝廷從薛某之欲於其私固便然甚非張亢求與共事之意乞以薛某還亢仍為徙其兄若弟鄉里一官以慰其心朝廷即以府君弟侏知河東縣府君鄜州府君不得已之官張君患州城大而處勢卑難以待敵欲遷就伏龜山計功數十萬時虜乘勝深入而州無後兵欲以戰士築之衆咸以為難府君獨以為可張

君喜曰薛君謂之可事無不成矣役始興而張君病失音府君外備寇敵內董役事人不知張君之病也城成民至今賴之歲餘徙知深州遭母憂服除知商州慶曆八年閏月庚戌終於州解年五十一先是屬縣宰有建言商山產銅請置監鑄錢朝廷下其議轉運使有是之者府君上言朝廷前置阜民監於州境洪崖冶鑄鐵錢未數年鐵已竭其監當廢况又益置銅錢監銅產尤薄恐徒勞費無益請以所得銅於舊監鑄錢銅竭而止章交上久不決會府君沒宰之說遂行縣官之費甚廣而銅尋竭如府君言宰坐抵罪

府君居家孝友自幼能屬文始習律賦語意即高奇
驚人然不肯從進士舉嘗著黃蠹賦以刺世之嗜外
物而忘其苦者又以為事之當御者莫若言動交進
名乃著五御文以自傲觀是二文足以知其志趣矣
初娶唐氏天章閣待制肅之女生一女適殿中丞趙
士寧又娶劉氏左諫議大夫綜之孫又娶李氏直集
賢院建中之孫又娶陳氏司農卿宗元之女生三男
長曰昌朝繇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坐正論不阿
黜為大理寺丞次日昌期早卒二女長適秘書省校
書郎張煦次早卒昌期將以熙寧五年正月某日

葬府君於本縣趙行村請直龍圖閣趙君高狀其治
行以授光使為之誌昔者先子嘗獲知於太尉公從
兄里佐府君於鄜州幕光亦嘗拜府君於兄舍以是
頗知府君之為人府君容貌溫恭而內守堅正不可
奪移語言無機巧蔽匿而明察物情其志常在利民
而深疾姦惡故所至上官信之僚友親之下民愛之
今也幸使光誌其墓光既取趙君之狀詮次之又敢
私附其所知云銘曰

迂意宜踈而或以之親阿意宜合而或以之離蓋至
誠可以待無窮而辭色不過欺一時嗚呼允如薛君

以忠信正直為心夫又何施而不宜

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熙寧九年作

元諱某字周鄉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某以通毛詩屢應州舉名升禮部及兄登朝累贈衛尉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食口常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為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即以家事委之衣食均贍宗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自適十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尉府君蔭補郊社齋郎太尉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宦後數年乃調達州通川尉州有宣漢鹽井距州千餘里唯一絡僅通小

舟可以往來守井吏恃其險遠大為姦利州遣兄往按之因為之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考滿除華州司理叅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聽有幕僚性剛戾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文致其罪俾兄鞠之幕僚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唯兄不染於辭人以是益知其公平有驍騎十餘卒犯罪謀亡去監押捕獲之誣云共圖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據實鞠之皆止杖罪餘囚負寃得直者甚衆既而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寃者或炷香山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

者遷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徙閩州新井縣通判鄧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谿出金甚多山谷窮僻人跡罕至豪族專其利監司欲命官置場市之皆憚其險辭不行時均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祿而避其勞可乎遂往躋攀崖巘為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仍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均州秩滿徙知梁山軍累官至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即求致仕詔補于廣郊社齋郎廣為親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寧八年十二月戊子朔暴得疾已丑終於官舍年七十有三兄為人沈厚寬裕喜愠不形於外

少時家貧有衣一笥夜遺火比家人覺狼狽救之笥衣已盡兄獨卧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蕩盡何心尚安卧邪兄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寢人皆服其度量子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當官公直能知小民情偽吏不敢以絲毫欺也雖練習律令而不為峭刻斷獄必求厭人心摧抑彊猾扶衛愚弱所治職事皆有方略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嘗有餘暇氣色不動而衆務修舉廷中永晝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之久猶見思從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靜不自矜譽故人知之者亦鮮無所超越循

常調終身兄亦不憾也其奉養儉素自為布衣至二千石飲啜服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簡靜故沒之日聞者無不嘆惜先娶紐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助教震之女柔靜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縣君治平四年終於鄧州年五十八子男四人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號州魏略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景讓次適陝人張安仁次二人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壬寅奉兄及嫂之喪葬於夏川鄉先塋之西南光以期日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為之銘曰

廓然有容頽然無爭所蒞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至歸休始終無虧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作

君諱某其先出自晉安平獻王自周隋之前家涑水之上至唐仕宦陵夷降在畎畝曾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累世同爨食口甚衆父兄以君孝謹自幼以家事委之君晝夜服勤不遺餘力專以稼穡畜牧致饒給不事奇袤末業所獲悉以奉六親有餘則及鄉人身無私焉年三十二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於涑水南原先待制府君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始

貧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為雖古至治之世何以
尚諸惜其無位而才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
二十八而寡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遣焉夫人
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教畜二子詠異詠不
幸早世里登進士第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
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
為人孝慈勤儉中外宗族慕仰其德一無間言子為
二千石極其榮養年八十二以某年月日終於京師
某月日柩於君之墓光不及事君而事夫人久敢書
聞見之實而繫之以銘銘曰

士不得位善無所施勤儉于躬家道以肥宗族是賴
鄉黨是師壽之少多命不可移有配有子後無棄基
淋慝之效昭然不欺

蘇氏之先出自重黎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封於溫世
蘇驥驥墓碣銘 為器之作

蘇氏之先出自重黎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封於溫世
為鄉士或謂之溫子春秋時蘇子為狄所滅子孫以
邑為氏歷世久遠散之四方在洛陽者秦厲代以口
辨顯戰國世在杜陵者建為漢名將子武使匈奴中
十九年不屈節在武功者綽仕字文周以明法令為
某官子虞隋文帝佐命功臣至唐瓌父子為賢相此

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衰溫為晉邑漢屬河內郡隋以
河內為懷州維修武之旂不棄其故土留懷州不去
公其後焉公諱某字某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某
贈左司衛率公幼慷慨有遠志自力讀書不治家事
宗族爭笑且怒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
汝忽棄業為書生窮無日矣公曾不顧為學益堅
早喪二親哀毀過禮鄉人稱之弱冠舉三傳科景德
中契丹南侵河北盜賊蜂起公於是盡散家財糾合
鄉曲子弟結以信義扞禦群寇修武由是獲金大將
軍某北征公踵軍門上謁延入與語兵事大悅即奏

行至中山會契丹圍城甚急用公之策卒扞却
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子躬被甲胄扞敵
有功今天下貢舉已畢朕憐夫北方賢士大夫不得
以時充貢皆召試賜第公由是解褐補符離尉縣
多寇盜吏卒單弱公獎訓率厲擒馘七十餘人闔境
清肅改河津公主簿考滿吏民羣詣轉運使所請留詔
聽更留成次以而去遷遂州錄事參軍本道論薦召對
擢為大理寺丞知大名縣事尋除通判州事入朝遷
太子中舍國家訟前事故事分文武百官為二塗其
遷次任使皆不相參涉有願相移易者聽之以公素

善武事加習邊務遂改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繼
典嵐莫石以變五州皆著聲績官歷東染院洛苑二
副使其在潭州無變梓兩路兵馬都監提舉諸州巡
檢兵甲賊盜事久之上表乞朝因言邊防民政諸利
害稱旨遷右驎副使同提點湖南兩浙刑獄公事
年七十四以慶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長沙官舍
公始雖以學術為文吏而性好勇有智略晚年夏寇
苦邊諸將多敗比無功公聞之嘆曰吾以布衣起家
至方伯承兩朝恩渥不可勝紀家近趙魏粗習兵略
今狂虜驕慢侵擾疆場而吾老病不得荷戈前驅

萬一非命也夫然卒不得

哀哉

張氏先公即世子四人師古果州團練州官師顏衛
州司法參軍夢臣獲嘉縣主簿李子師以及孫孝先
曾孫升元皆三班借職餘孫若干人幼主小官公之在
荆湖也夢臣為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
朝廷以武吏求省侍無故事許即乞改入職歸省方
許之行及宛葉聞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
行千三百里近世宦遠方而歿者子孫多焚其柩以
燼歸葬相習為常無譏誚者夢臣獨奮曰為人子孫
忍行此豈人心也哉自長沙數千里奉柩以歸嗚呼

其信知義而斷不與流俗者夫古人稱善人者其身
不懼必在子孫豈信然邪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
君之兆夫人張氏祔光鄉邑於公近又以承公之
故其於公之始終治行也於他人為悉具諸子以
文為請光何敢辭謹銘曰銘闕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七十七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七十八

誌三

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有子曰某前公若干年卒殯
楚州後若干年丁與公偕葬襄城時皇祐五年閏月甲
申也其弟大理寺丞光以治行來求銘光獲事侍讀
公為日久又與公君之兄弟遊今也不敢以愚陋辭而
不為姑譏次甘六所聞納諸壙云君字仲倩其世家鄉
黨見於侍讀公之碑君性嗜學年十五志節已皦激
出人有從母慈及居將從其女於保德軍子幼不能自

致君奮■曰人母子單弱如此於以涉遠我獨何心
坐視之邪耶白分母請送父母疑其尚少然聞其言甚
說耶遣之君曰日盛寒往返數千里曾不為勞人皆
嘆其仁而有立以蔭補太廟齋郎及長調縉雲尉治
有聲迹縣有淫祠曰五通人嚴事之歲旱君徧禱無
祀不及五通吏民以為請君不得已強往禱且卜之
巫曰不吉必無雨比歸雨大至君笑曰果然雨不
非妖鬼事也而敢屢為變怪以驚愚民是不可不除
耶部吏卒焚滅其祠抔土偶人投江中歲亦大熟
歸道病或請留傳舍俟愈而行吾口吾官遠方

獲侍親之左右四年于此矣今幸歸至舍見喜親而
死吾目瞑矣又何可留趣舟而前及楚州卒年三十
八娶袁氏故諫議大夫熈之孫生二男細試將作監
主簿繼太常寺太祝二女其幼者早夭初侍讀公有
五子光知其三人焉而不及識君三人者皆甚才然
猶自謂不如也侍讀公沒兄弟寓居汝穎間食口衆
無田宅以自給咸泣曰縉雲在吾屬豈憂此乎言其
知力足賴而不遺其親也嗚呼使顯於朝而老所施
設豈若是而已哉銘曰
苑彼嘉禾煇煇其華實而未碩孰披之柯人之明果

胡壽不遐思而悲者豈伊其家

大理寺丞龐之道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龐之道名元魯也相國頴公之元子妣曰嘉興縣君邊氏其鄉里世系見於頴公之誌天聖中先君與頴公皆為群牧判官居相近光朝夕與之道遊兄事之道時尚幼性明穎於文辭不待力學而自能讀書初如不措意已盡得其精要前輩見之皆驚嘆光季不相遠自視如土无之望珠玉頴公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奏之道試秘書省校書郎及為知雜御史又為守將作監主簿景祐五年光與之道同登進士第

道簽書懷州判官事未幾徙知河南縣事縣多豪家素號難治之道至繩案无所避豪貴為之斂手徙簽書河中府判官事後數年光過河南問於野人曰龐君為治何如曰明而有斷又問今宰曰不及龐君遠矣乃知野人最不可欺而論議甚公也頴公為鄜延經略安撫使奏之道書機宜文字時方用兵文書填委或中宵不得寐頴公入為樞密副使欲奏其勞為之求升資之道辭曰將吏有功者願大人悉奏之元魯不足言也頴公喜而從之欠之以大理寺丞監國子監書庫慶曆七年五月戊寅以疾終年三十二

殞於薦嚴佛舍之道事繼母劉夫人撫畜諸弟始終
無間言及沒哭之皆哀不自勝終穎公之世親友不
敢語及之道語之穎公未嘗不悲慟始光知之道敏
於為學及過河南又得其為政焉其沒也蓋知之道
孝友之行深矣先娶孫氏故都官員外郎道之女又
娶張氏今吏部侍郎致仕存之女一女早卒遂無子
嘉祐八年六月壬申弟先英遷之道之柩葬於雍丘
穎公之墓側祔以孫氏先為之銘曰
學施於治孝友無美官不登朝沒纔壯齒如光何人
榮祿及此噫才固不足言直命而已矣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皇祐五年作

熙寧二年春傅欽之遺光書曰昔我王考材氣過人
宦不遂以沒堯俞幼鞠於王妣以至成人恩隱殊厚
堯俞或以事夜艾未寢王妣常危坐待之及仕而之
四方王妣不見再逾月則憂念氣滯而成癰逮王妣
之亡竭堯俞之泣不足以償癰之血也今將以某月
某日舉吾王考妣之柩葬於濟源吾嘗與子同在諫
省子幸而知我必為我銘其墓子苟自謂不能是愛
其少頃之勤而使我抱終已之恨非仁人之為也光
讀之愧且懼復書曰子以義責光光何敢辭然門內

之美光不得聞也子為光叙其事以來光謹條次之
則可矣有問欽之以其狀來曰君諱某字寶臣其先
大名內黃人世為富家曾祖考諱思進始讀書為儒
祖考諱凝贈虞部員外郎考諱世隆以春秋三傳登
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邛州事始家於郾君少通尚
書屢舉不中第用親蔭補三班借職累遷至右班殿
直初監澶州酒稅歷齊州離濟賽酒稅廬州巡檢以
事去官後監趙州倉知定州新樂縣復以事去官已
而監博州酒稅以疾罷歸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終於
不壽六十一君為人忼慨方嚴家之子弟雖甚愛之
不命坐不敢坐其當官明敏果斷在新樂有西山采
木卒二百人謀劫其縣大呼自南門入君率左右操
白挺逆之至則叱使坐卒不意君遽出皆愕不敢動
君因罵之曰餓兵欲奚為粹其為魁者數人杖之各
數十而縱之皆抑首去不敢出聲然不能與世浮沈
平視貴要若無人故所至齟齬且老益窮因發狂疾
棄官歸卧一歲所忽起召家人與訣語言如平生人
乃疑其非狂也故相國王沂公為諸生家居未與人
接君即以公輔器之已而果然人不知其何用知之
也夫人霍氏國子博士致仕若拙之孫薦於孝慈其

父亡夫人未之知獨視雲烟草木皆慘悽繼入色泣下不能自止逾月而訃至後君二十二年年八十一而終男某仕至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贈工部郎中二女其長者蚤世幼適楊氏孫七人長曰堯俞字欽之今為兵部員外郎次舜俞郎社部郎次君俞未仕餘皆早世欽之為諫官處大議正直無所顧避朝廷不能用其言除知雜御史欽之固辭不肯拜必求得罪以去知和州聲振天下嗚呼得非承其祖之風烈邪欽之以夫人嘗至濟源愛其土風遂

葬焉銘曰

直志剛難進易傷苦節不揚之後必昌皆理之常

府州判官杜君墓誌銘

嘉祐二年作

嘉祐二年秋先在京師進士杜知江涕泣來言曰大人昔以進士得見於先公又與子遊最久今不幸而沒子為我銘其墓先既吊因辭以不文不敢為知臣固請曰佗人知臣所不敢請也故惟子之歸先迺曰然則願聞子先君世系治行詳知臣退以其狀來曰君諱陟字從聖其先自成都徙長江曾大父禮大父鏐皆不仕父昭文遂州刺史君少好古學無所不闕著化坊三十一篇言下者以教化坊民之道慶曆

初天子詔諸州皆立學擇其士之賢有行者為之
州人共推上君君屢舉進士有司失之卒以三禮
緡選燹道尉考滿遷府州軍事判官力於吏治轉運
使提點刑獄文章薦之會屬官有以姦賊敗者怨恨
反誣訟君坐罷官去君詣闕欲自理果果遇疾以八
月己巳終於里舍年五十有七娶譚氏生三子男知
臣女長適卞宗建幼適姚申皆舉進士嗚呼杜君觀
其所學與所為書其志豈欲如是而止哉卒無遇以
窮斯可哀矣知臣負其喪歸以其年月日葬某地
學之也勤守之也專仕進迤邐又不永年嗚呼孰知

其然必歸之天

贈太常博士吳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作

君之先世家金鄉曾大父諱賁不仕大父諱豫贈太
常丞始葬洛陽金谷鄉之尹里父諱箴太平興國中
進士高第以公直材敏立名朝廷數忤權貴由是不
得居中連典大州官至侍御史亦葬尹里君諱元亨
字子正用御史遺奏補太廟齋郎遷許州司士參軍
選授永康尉歷河中府法曹參軍馮翊令馮翊華陰
以漆沮為境中間洲上有美田民相與爭之五十餘
年吏不能決君檄華陰令會境上盡案兩鄉之籍徧

履其田執度以度之皆得其實自是民不敢復爭時
人稱之君為人謹廉專以誠長者處官不能飾智巧
以媚上故官久不遂官滿集吏部選除鄰水令還未
至家道疾抵知洛陽縣李宋卿迨之縣舍以天聖九
年八月某日終年四十一宋卿主办其喪殯於水安
沸室夫人聶氏祕閣校理震之女後君五年長男顯
先夫人二年皆不祿獨少男幾復年未冠及幼女一
人相與居家無一金之產幾復於孤貧中能自刻意
為學取進士弟今為太常博士知蓬州事累贈君官
至太常博士夫人封仙源縣太君嫁其妹於比陽令
李鵬嘉祐五年秋蓬州將之官泣謂光曰幾復奉先
君夫人之遺體常恐不克續承祭祀今幸有祿秩室
家苟完矣念先君先夫人之久未葬痛切不少忘于
心况又遠宦於蜀忍置而去乎將以八月某日葬於
梁縣之新豐鄉西成里子與我皆聶氏之甥也先君
治行子皆知之其為我撰銘光曰懼不能堪子之命敢
不諾銘曰
御史之賢顯大於世及君恂恂清德不墜迨君之終
家既相繼微蓬州之立吳氏幾廢嗚呼以君之慈良
而沈抑不遂宜其有嗣

進士吳君墓誌銘

君諱顥字其其先金鄉人曾祖某贈太常丞祖某侍
御史父某鄰水縣令贈太常博士鄰水府君娶於祕
閣校理聶君某於某為從母鄰水府君之沒也先妣
在鄭君衰經來入門哭且拜問故又哭先妣命與先
處於是時君年尚未冠為人長大有容觀論議忼慨
讀書屬文材敏過人為進士業已完美先妣嘆曰吾
妹不幸早喪其良人今有是子也吾妹猶有望聞二
歲君以疾卒於蒲阪年二十一先妣聞之哭曰吾妹
可負於天使至此極也已而弟幾復負其喪殯於沒

州佛舍後二十六年幾復為太常博士乃舉其喪葬
於梁縣從鄰水府君之兆時某年月日也銘曰

特苗之秀未實而朽繫時之逢無有美醜骨公有歸
祭号有依下從先人天又奚悲

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君諱開字雲夫世家于陝之東郊父諱野真宗皇帝
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為詩學
鼓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
帝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知府直
學館李公昭遘薦君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

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八十四君自始
生至沒當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
謹守而治之朝廷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
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
度然與人和浮沉間里不自標揭以故其生也人樂
與之遊其沒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
往來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失得未嘗
納於耳出於口也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少好養生
大要用冲澹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以故視聽步趨
能老而不衰嗚呼今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為奇論

盜聲名萬一輩幸欲欺愚俗取呈官或交游有位
依其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
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於禍咎有如君者凡
幾人邪君三友曰戚氏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
曰樵女三人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魯二
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嘗拜君
於髻齒之年今也其孤將以某年日葬君於某地
米求銘先何敢辭銘曰

天長不息兮地大無疆人寓其中兮細於毫芒
紛糾兮非愚則狂惟君之生兮遭世寧昌依先德

一曄然有光笥有餘水号康有餘糧一養生而以理号行
己有方居不煩人号游不出鄉逍遙自適号既壽而
康視彼公侯号金朱煌煌憂勞沒齒号或然惟咎殃為
得孰多号為謀孰長

鄆州處士王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

至和中先從故丞相龐公鎮鄆州公命先六州學學
生王大臨通經有行誼先特愛重之後十三年王生
來見先於京師曰大臨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其親
於涇城縣長山之麓子為我銘其墓先辭以拙於文
生曰大臨遠來非有他故唯銘之求朝士大夫以百

數大臨無所諂唯子之歸子何得拒之光愧其言不
敢辭因曰然則願聞先子之行生乃出其邑人試祕
書省校書郎梁君燾之狀以授先曰君諱惟德字輔
之始為童子父行成於蜀君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
友聞其治家如成人大父母終君親負土成墳終喪
不嘗酒肉父自蜀歸家益富父好散施君竭力以助
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之嘗舉三禮一試於禮部
不中格喟然歸不復就舉專以養親治經為事著禮
說二十卷性溫厚喜道人為善鄉里謂之王君子有
闢者君徐以義理辨告皆悅曰君子幸教我我何敢

遠即解去不復詣吏年若干病亟歎曰死生有命恨
不得終為子之道以天聖五年十一月辛亥終再娶
皆楊氏其後夫人贈職方員外郎旦之女也能成君
之志順適舅姑使之終身無憂愠之容及老寢疾每
采祀猶強起執事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二月己巳
終子男五人長曰大順今為剡縣主簿次朱名次大
同皆早世次宗道次大臨女二人長適大學館學究
劉應祥次亦早世君既沒家甚貧大臨以善講解為
諸生師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而不用滿三十萬
乃舉兩世之柩而葬之光不及見君知其為人以其
子之賢與梁君之言於是乎銘銘曰
孝乎親友于其第家有餘施及鄉里人悅其教稱為
君子嗚呼是亦為政奚必仕

玉城縣君楊氏墓誌銘

夫人姓楊氏故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韓公之配也
公之世系事業龍圖閣直學士郭公誌之矣人人之
先在唐為盛族居靖恭坊五代之亂衣冠之緒零落
殆盡唯靖恭楊氏徙家于吳世有顯人迄今不絕考
諱蛻仕至尚書司封郎中精於吏治所至著聲迹始
韓公娶夫人之姊生男鑑鐸及二女不幸早世公曰

楊氏名族吾既謀於宗而卜於廟矣不可易也迺復請昏于夫人夫人年若干歸韓氏生男鎮鉞初封真定後更封玉城縣君為人慈和淵靜不喜聲味自少及長家人伺其動靜語默皆有常度未嘗移也其地視六子衣服飲食無絲毫薄厚六子亦相與親愛如一雖中外族姻莫知其為異母也年三十九而喪韓公三年不如葦自是閉閣深居日誦佛書不復有自虞樂之意年五十以至和元年三月乙亥終其五月壬申祔於公之墓時鑑為某官鎮為某官鐸為某官或已前卒鐸與先遊素久因狀夫人之行命光為之

銘光不得辭曰

允矣夫人德則均一而行有常邪承祖之休宜于夫家而壽不將邪福祿當有餘而更不足子孫其昌邪

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作

嘉祐五年某月日太常博士知蓬州事吳君幾復祔其祖妣彭城縣君劉氏于祖考御史府君之墓始夫人之沒蓬州生二年矣比寇而父母兄皆即世家至貧漂泊沒洛間嘗記幼時聞其兄言夫人之殯在京師廣濟佛寺已而舉進士及第乃求所以廣濟佛寺者凡有二焉在城之東西往問夫人之殯皆莫能知

蓬州刻志求之積年不置一旦至西寺有僧老矣忽
來訊曰君非鄰水令吳君之子邪曰然僧曰去三十
載之前吳君殯其母夫人於是某為童子手親塗之
某亦吳姓也故能識之因指視其處蓬州未之敢信
周視其塗圯剝且盡所餘如掌而鄰水府君之題識
存焉乃奠而哭之又數年然後得合葬於洛陽之金
谷鄉自始沒至葬四十二年矣噫微是孫也則夫人
之柩其復得邪露殯積久而題識獨存豈非鄰水府
君自悼其不幸未葬而天陰相之邪乃知誠孝可以
動鬼神信矣御史府君諱某鄰水府君諱某夫人平
生行事不可復見其先單父人父為尚書郎云銘曰
夫人既終吳氏中微四十餘年乃得其歸孝孫有立
神實告之

程夫人墓誌銘

治平三年作

治平三年夏蘇府君終於京師先往弔焉二孤軾轍
哭且言曰某將奉先君之柩歸葬於蜀蜀人之祔
同壟而異壙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為我
銘其壙先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
知也願聞其略二孤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先拜受退
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應之女

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婦
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倨可譏訶也
由是共賢之或謂夫人曰若父母非乏於財以父母
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蔬糲獨不可以
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萬一使人
吾夫為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何卒不求財
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家人過堂下履錯然有聲已
畏獲辜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必說府君年
二十七猶不學一旦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
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柰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

惡使子為因我而學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迺即
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為富家府君由是
得專志於學卒成大儒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
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之止
欲以書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勵之曰汝苟果
能死直道吾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後薦又同
登賢良方正科目宋興以來唯故資政殿大學士吳
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所對語尤切直驚人蓋夫
人素勗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始夫人治視
其家財既有餘迺歎曰是豈所謂福哉不已且累及愚吾

子孫因求族姻之孤窮者悉為嫁娶振業之鄉人有
急者時亦調焉比其沒家無一年之儲夫人以嘉祐
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其年十一月庚子葬某地
年四十八載登朝追封武陽縣君凡生六子長男景
山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
既嫁而卒嗚呼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
其家斯已賢矣况如夫人能開發輔薰成就其夫子
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慮高絕能如是乎古
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本於閨門今於夫
人益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曰

貧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為其子之累知力學可
以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於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
壽不克德福宜施於後嗣

叙濟河郡君 元豐六年作

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
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
朝封清河縣君及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
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三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
性和柔敦實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嘗見其有忿懣
色矯妄之言人雖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終不與之

辨曲直已亦不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
撫甥姪莫不悅而安之御婢妾寬而知其勞苦無姪
忌心嘗夜濯足婢誤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批其頰
數下而止病是月餘方愈故其沒也自族姻至於厮
養無親疎大小哭之極哀以而不衰咸出於惻怛
外飾也內外無一人私議其短者茲宣聲音竹
所能致邪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余用
以調親戚之急亦未嘗吝也始余為學官笥中衣無
幾一夕盜入室盡卷以去時天向寒衾無纊絮客亦
無衫以見之余不能不嘆嗟君笑曰但願身安財足

復有余賢其言為之科然近世墓皆有誌刻石墓上
文以遺人余以為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上
叙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為婦者有所矜式耳

華陰侯仲連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華陰侯仲連字齊賢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郇國公
允成之孫遂昭裕公宗顏之長子母曰太原郡君郭
氏初除右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
監門衛大將軍英宗即位遷右武衛大將軍撫州刺
史今上即位遷右羽林軍大將軍辰州團練使侯幼
不好弄長而樂善學尤精於漢書昭裕公素好學喜

為詩藏書萬卷侯能嗣承其志目其詩曰貽慶集熙
寧二年五月戊子以疾終享年三十有六上為之輟視
朝一日追贈華州觀察使封華陰侯夫人長安縣君劉
氏男二人長曰士戀蚤卒幼曰士類右內率府率女六
人四早卒二未嫁以其年十一月癸酉葬永安縣銘曰
昭裕愛子以詩書教名而歲之志在則儆能守富貴
為諸侯孝

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右千牛衛大將軍令邦字安國冀康孝王惟吉之曾
孫丹陽僖穆王守節之孫右龍武軍大將軍隴州

德使世符之予也母曰南陽縣君張氏將軍生五年
除太子內率府副率英宗即位遷右監門率府率令
上踐祚遷右千牛衛將軍熙寧二年五月甲午遇疾
卒年十九贈右屯衛大將軍治平初英宗詔宗子無
幼長皆就學差其年為大中小三品各置師以教之
將軍時年十二從父南康修孝王愛其才性命為
學錄以表率群兒及年十五以新制試孝經論語
大宗正司二宗正以其誦習最精屢稱嘆之將軍
謝不敏拜於牀下眾益美其警悟而求伐遂升中
授左氏春秋將軍事親至孝有疾至焚香於臂以

請然親有過夫嘗不諫爭其所為得禮義類
此不幸蚤世試之者無親踈共惜之二子男未名
卒女尚幼是歲十一月癸酉葬於永安縣銘曰
學則敏行則孝志業修宜遠到命不融衆所悼

仁和縣君潘氏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皇從姪右武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令超之夫人曰
和縣君潘氏故鄭王美之曾孫平州刺史惟熙之
閣門祗候仁矩之子生十六年以選歸於蓬州
封仁和縣君熙寧二年八月己未疾以卒享年
有四生五子男子翱右內率府副率次二男未名

女早夭銘曰

太勲之門克生令孫歸於帝族稟命天昏款文幽石
以識塋園

皇從姪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熙寧二年作

右千牛衛將軍士虬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
安郡公仲郃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
公宗望之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由
密國公允言之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
五歲以例賜名以陟右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
府率今上踐阼遷右千牛衛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

異於常兒七歲始就學授孝經孜孜不捨晝夜教授
劉仲章老儒生告甘於廣坐問之曰將軍誦孝經果有
何得對曰事親如父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
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嘆曰異日成長必為德器
數年愈自脩立方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
安視膳朝夕無悞也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
卒年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
年十一月癸酉始生永安縣謹記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八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九

碑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潞國

文公先廟碑

嘉祐二年作

元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
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世公鄉
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
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教之差唐
中三瓦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

太上御名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湯析士民
求生有所未遑以教隆廟制遂絕宋興天亂蘇度
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合
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德文武官依舊式
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目久之
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以
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
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
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
形于歎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以

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
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二廟
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
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仗迄今廟制卒不立公鄉亦
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獨平章事
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
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
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
元年始做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
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視

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之垂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款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敏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諱為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不丕生河東太守教始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頴為後魏北絳太守頴曾孫顯儁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頴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高祖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頴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文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為御史大夫括孫晦為太子賓客晦兄昕為義成節度使皞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實鼎

晦之從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椽椽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郎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學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其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弃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揜判三司關拆磨助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後

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沂撰墓誌及碑公貴相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申氏配魏公居東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
云誰敢譖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鈞
克鑿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逍遙
不日而消仁祖御名疾群心震栗公入密勿四海清謐
出殿方維為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
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為多
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澣允樂茲土
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剝是斷是斲
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棟是植是扶
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
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痺公堂公曰予康
人隘公庭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
痺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為美匪
目之為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佺黍牲孔碩進黍及稷
豆籩既滌汎掃既備旨酒既泂剗牲為饔乃薦乃嘏
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社疆明壽山
帝錫公祿崇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百
公勲是疇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
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戶部侍郎周公神道碑 治平四年作

周以國為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此
曾祖考諱仁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為
州司法參軍契丹覆深州舉室罹禍朝廷哀之贈
理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考諱圭時適
外得免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僕
妣李氏累封常山縣太君公諱沈字子真舉進士
上中第除膠水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
稱其能徙諸城主簿用蔡文忠公薦遷鎮海軍節度
推官知勃海縣濱州大吏恃府勢築室郭氏居害其
出入民訢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表以櫛室收而
抵罪豪猾惕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
使杜祁公請留祁公為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
監青州稅尋以憂去職服除知嘉興縣趙元昊擾一
陞詔近臣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知制
以公名聞擢通判鳳翔府以權發遣監鐵判官召還
改江西轉運判官公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謀養
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言事仁宗善之賜服銀
到官數月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俄遷判官會湖南
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
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為轉運使委之經畫辭

仍服金紫公至上言蠻驍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
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鋌盾此
不能與之礮請選邕宜融二州澄海忠敢知其山
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
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
族皆降湖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澁公隨
臣處資糧豐給而民不疲病召為度支判官行未
復加直史館知潭州無荆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
戍湖南山谿者或暮年或再暮乃代去再暮者多
庫薦公奏以為不均請皆以暮年為斷所生金甚
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
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公
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為度支
副使懷智高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公為西路安
撫使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
往公曰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余敢不
究宣工之澤以面慰之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
不到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
還者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同乎奏
更一年召使復業有已為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

一年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糧內是嶺南
安集又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
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橫隴西徙趨德博後十餘年
又自商胡西徙趨恩冀朝廷皆以功大遂不復塞右
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水
橫隴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
公上言國家近議塞商胡計用薪蘇一千六百四十
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
蘇三百萬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蓋
仲昌故為小計以求興役殆非事實又即日河水廣

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隴
下流自河徙以來填闕成高陸其西隄粗完東隄
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太河之水曾不及十
之三濱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戶就使如仲昌
全河東注必橫潰汎濫齊博德棣濱五州之民皆
魚鼈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雍
使東宜先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
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為也然其勞費
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朝廷卒
仲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果大被

害朝廷乃竄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
始知公議為是公又上言民罹水火皆結廬隄冢
乏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顧大恩當自上出臣
敢竊取為名願亟遣使者案視收恤之朝廷從之士
幾徙河東都轉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
無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邊民多闡出塞販青鹽抵言
法公請損官鹽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監兵部太
常寺通進銀臺司仁宗山陵為鹵簿使又以遺留物
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賚不欲專之因託以力
不能無辭使契丹不行士大夫美之英宗初即位契

丹遣使賀軋元節公為館伴詔取書入置樞前使者
固請見上曰取書非故典也上以方衰經不許使者
執書不肯授閣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不
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君前至京師達命於先帝因
厚矣柰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書是時相
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佗語以問使者使者
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眙曰今復應况
南朝矣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無真定府
安撫使土俗多棄親事浮圖公案籍閱其不知法
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真定數年以疾辭

平四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於
六十九公為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安笑語居家之
甚至而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姦衛良摧彊撫弱去
興二十年人有過其縣聞民間猶思咏之以為前後
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諭解不能却乃旋輅
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奔呼爭先道稍開羅馬以去
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立從之不肯
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為安衆亦不能易也所
部官屬有罪先以好言論之不變乃誚責之懼而自改
者蓋十七八苟尚不變乃案致於法猶為尉除不盡繩

也有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為賻給
送或無歸者則為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
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凜然畏之久而求其
知實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
皆先公即世三男莘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
大理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榮安道來安令江楮
公薨之歲十月己酉葬於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
道俾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不忘公之德請館
校勘梁君燾狀公之功行以授先命為之銘光
判并州事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

古之君子德盛道尊望之儼然即之
嚴不可干施之於政乃仁乃寬吏畏而
款銘垂美以告後昆

行狀

故處士贈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

曾祖林祖政父炳皆不仕

君諱沂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埃里人其先出於
平獻王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於河東安邑涑
南後魏孝文帝太和中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
自唐以來仕宦陵夷降在畎畝然累世兄弟未嘗

告故家之食口甚衆而生業素薄無以贍之君幼而
孝謹諸父兄悉以家事委之君於是治田疇繕園圃
修闌笠宇園倉雖有傭保必以身先之使莫敢
力者夜則側板而枕之寐不熟輒寤當是時
廣而家用饒又未嘗為商賈奇袤之業一出於
而已諸父兄皆醉飽安佚而君無故不親酒肉
人之匱乏者或解衣以濟之年二十二以景德
十二月丙子終於家某年月日葬於南原待制
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遂貧豈所以資生之
於昔日勤惰不同而已矣嗚呼使天下之民

兄之為雖古治世何以加惜其無位而才

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二男諫里

皆幼詠女尋又卒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

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使里

就學姑李氏老且病常卧一榻扶然後起哺然

夫人左右就養未嘗心失其意如是積年以至

無懈倦之色既而里登進士第迎夫人之官夫

幼未嘗與其母別至是思慕成疾以之方愈里

為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

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為人慈柔勤儉中外宗

乙巳葬於先塋及夫人之沒以其年十月辛酉祔

兄墓京州歲時之以不可以莫之識也泣請於光

之表

贈衛尉少卿司馬府君墓表慶曆二年作

府君諱浩於司徒公為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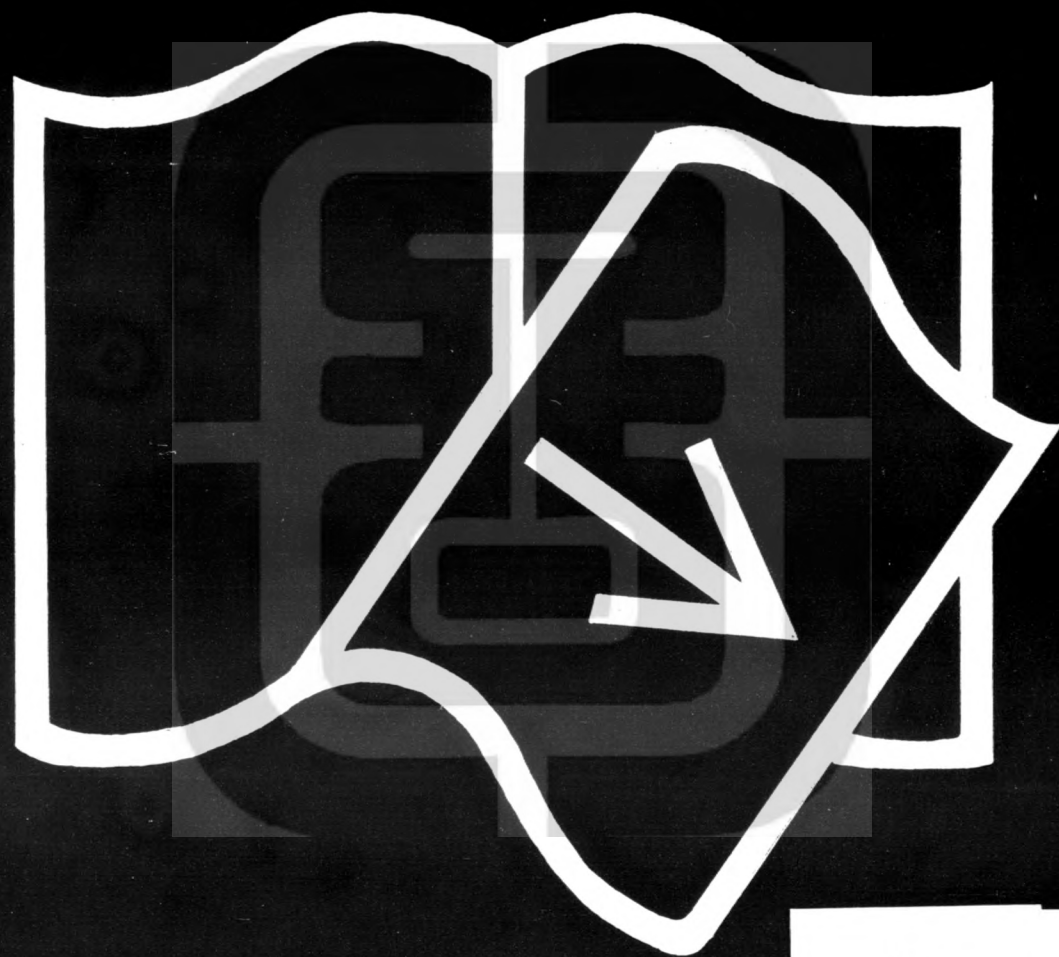
墓碣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府君少

以學究舉凡八上終不遇遂絕意不復自進於

身以治家為事為人魁岸慷慨尚氣義於宗

馬司馬氏累世聚居食口衆而田園寡府君

衣食以贈之均一無私孀婦孤兒皆獲其



原件短缺

P13

年始終無絲毫怨言家貧祖墓迫隘尊卑積若干喪以未之葬府君履行祖墓之西相墓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識其情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渠凍水田利甚博歲以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磽不足以輸租府君帥鄉人言縣官始請築塌於水乃復行田間為民用至于今賴之天聖八年癸巳終於家年六十三慶曆二年八月癸酉葬西墓初張氏早終生女適解人南公佐公佐舉進士得同舉究出身再娶蘇氏先府君十年終年五十八生男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六年終年若干宣用公蔭補郊社齋郎累官為尚書駕部員外郎知軍令致仕居家駕部君寬厚有守練習法令善吏民不能欺既升朝累贈府君官至衛尉少卿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駕部君謂古君子必以先人之美著諸金石故命先直叙其實以表之墓道時熙寧六年五月辛酉也

哀辭

石昌言哀辭

眉山石昌言年十八州舉進士倫輩數百人
之首聲振西蜀四十三迺及第及第十八年知
又三年以疾終嗚呼少而秀宜其速成返齟齬
晚而達宜其壽又未老而終天道幽遠真不可
識邪昌言為人純素忠謹望之儼然以律度自
之恂恂溫厚善談笑令人心醉不能舍去光為
執卷則聞昌言名已而同年登進士第與昌言
二十年自始得見至於永訣其間迭有進退窮
遇如一日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也詩云
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昌言之謂

於未沒數日光往見之起居固無恙一旦有人告
昌言去夜得疾甚急未及問訊又有繼至者曰
沒矣嗚呼死者人之常善惡脩短固不敢言何
之暴也前年光自晉陽歸昌言延我於中堂酌
暑釀以飲我及往奠於畫像之前則依然昔時
處也嗚呼誰能睹是而不慟也哉迺為之辭曰
嗚呼昌言天既賦以純美兮胡有德而不年榮
後兮零落何先幾日不見兮邈然九泉士喪師友
亡俊賢綠耳顛躓兮璵璠棄捐冥冥不可求其
不可追獨行過門兮悅焉自疑車馬不見兮去

傳家集卷七十九
之忽思長逝兮涕下交頤寒暑回薄兮宿共
也有終兮忘也無時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九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八十

祭文

秦龍廟祈雨文

年月日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常城縣事司
謹率吏民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秦龍之神
聖王設官分職畜擾神物以為入用後世喪世
繼之知龍嗜慾服事夏后王嘉神勞胙以此
超忽廟貌仍存闔縣奔走春秋薦獻却災致
斯人今大夏將盡而歷時不雨穀日枯死不
倉廩無儲民將何恃民寔神主神寔民

誰供神役邑長有罪神當罰之百姓無辜神
天有甘澤龍寔司之以時宣施神寔使之槁
死者以生旱氣消除化為豐登然後自邇及
牲酒以承事神永永無斃伏惟尚饗

祭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

為兩制
諸公作

惟靈襲慶皇家作嬪族環珮為節動顧禮
必親無違婦職承天以順教子以慈純素
王姬之貴肅雍明智居為里戚之規嗚呼遐福
大期奄及去白日之昭晰歸下泉之窈冥宸極
具僚增歎祇陳薄薦庶達菲誠尚饗

祭郭侍讀文

維皇祐四年五月壬子尚書屯田員外郎孫琳
丞司馬光太子左贊善大夫李端卿大理寺丞
卿前通州推官楚楷謹致祭于故侍讀學士郭
靈嗚呼惟公之德清夷純白恪御匪懈勤劬
為國華行為士則抱牘拱編雍容帝側貧錫
命之席絕眾逾倫恩輝備極如何不泚奄
等庸蔽久泳公恩承乏下寮從公外藩庇
之話言如妣如甥心何敢讓今茲相顧之
望靈帷薦其蘋蘩凄風肅然髣髴如

饗

祭范尚書文

以下二篇為兩制諸公作

嗚呼天生儁賢為國之紀服休服采以翼
立朝正色嶷嶷謹言直節奮不顧已廼率
率俾迺贊公台緝熙物執乃牧東夏刑清政理
光大才則茂美宜其永齡享有多祉如何不泚
中止輜車過都頌舍甚適奠不手傷僭痾何已
其衷歆茲馨旨尚饗

祭觀文丁尚書文

惟公抱潔懷真含忠履厚賦才茂美逢世休嘉隆

帝庭回翔禁署羽儀

翬翬訓辭外贊機衡

台鼎物無疵癘民底又安陪侍殿帷雍容風議
之德中外式瞻宜享永年以毗大業如何不叙
哲人日月有時輜車首路輿言僚舊哽涕無
醪羞式劬哀款尚饗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寔職之編室流亡吏當
自秋徂冬天澤未浹楚麥既寡又將槁
職歟民無告歎胡為困苦使至
窮寬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

舞以承神休尚饗

祭黃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
公之神惟公稟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休
家廟食于今千有餘祀惟是鄆土居神宇下
雪宿麥將枯舊廩既罄新場無望老穉遑遑
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愧失圖惟
大之和寬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
土脉債興回枯為榮變凶成稔敢不祗率所部
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斁尚饗

祭劉大卿文

為始平
公作

維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留臺大卿之靈昔與羣儔同登帝庭曄如春葩
秀發歲陽四浹零落幾盡如何茲者又隕伊人
資性純和雅尚恬漠委遠繁要雍容外臺維
寔為故里間者相遇觴咏甚歡華軒西征素
轍迹未滅遽以喪歸永言痾嗟情何能極
歆茲至誠尚饗

諸廟祈雨文

間以旱暵病于稼穡得請于神

民以粒食荷神之休永久無極
未執土壤已槁露潤無繼川澤
遑遑憂猶未艾神宜監民之窮
懃懃和氣庶幾豐穰克終大惠
敢不鼓舞尚饗

諸廟謝雨文

間以旱暵有謁于神神享其衷錫以嘉雨雖高
浹遠邇未均田畝小濡民意差緩蒙神之惠不
居選牲潔酒亟伸報塞惟神嗣降豐澤克終顯

饗

晉祠祈雨文

蓋聞誠通無遠神監無幽始謂不然迺今知信
時雨稍乏宿麥未滋躬謁嚴祠默伸心禱回
嘉澍響臻豈懇款之微克留神聽寔元元之幸
神福然原陸久燥根芽未浹畎畝喁喁猶有
以清醑嘉薦答揚神惠神當茂布優渥以終
饗

祭晉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
于某神惟神宅晉之原食晉之

宇今嘉澤雖豐露潤未溥神心無私
之聞奚有捨取惟神申大前德均
秀我稔黍穗棲于田粒益于庾為酒
尚饗

晉祠謝晴文

久雨不止涉于積旬汙邪既渚平原將溢田
民憂墊隘有司恐懼謀請于神聰明感通遽
水返其壑雲歸于山蔬穀無虧歲則大熟蒙神
敢愛牲酒尚饗

祭雷道矩文

維年月日陝郡司馬光謹致祭于士友雷君道
靈嗚呼道矩氣厚以和行直且方謹畏禮律如
鉉臨義敢決若揮干將無位於朝憂國遑遑
言忠鯁激印遠慮萬世引之深長家聲不晦
光西戎驕貪蠶食我疆策馬徑前挺身戰場
辭逆折豺狼虜氣方沮歛蹤退藏如何不
殃微息垂盡遺音琅琅上嗟王事未畢而
母瞞然在堂言終而絕云誰不傷嗚子道
時不可推移善惡得失繫人施為
期立身如此可以無悲獨我友生

澤不需薰黎奠以薦誠魂乎有知嗚呼

祭江鄰幾文

嗚呼佗人之生憎愛糾紛獨君不然見之
之死議論交集獨君不然聞之者泣問君
致此率其誠心無有表裏是宜胡者光大昭
不泯星未五終平日之遊晨往夕來寔其在
不衰念君素懷於物何有叙茲永遠無若

三司祭張元常文

惟君寬裕敦薦外和內直秀眉廣顙盛氣揚休
之報宜家遐福骨相之符必享永年如何一朝

所望凡在僚友孰不惋傷奠以薦誠庶幾來饗

初除待制祭先公文

光聞祿不及親古人所歎重茵列鼎適足增
冠之初幸塵仕籍罪多福鮮繼招凶釁顧復
焉靡報痛毒愁辛無忘夙夜誠不自意蒙
參侍從身踐世職不肖之質何以似續慙
違啓處甘旨之養已無所展忠直之風庶
自黽勉無忝所生備位諫臣不敢自遠瞻
泗交橫尚饗

祭龐穎公文

嘉祐八年
五月作

維嘉祐八年五月丁巳具官司馬光
之奠躬薦于故相國贈司空侍中頴公
功布於四海事存石刻不敢重陳念昔先人
越自童齒得侍坐隅撫首提携愛均子姓
遽喪所天孤苦蠢愚不能自立長號四望
惟公眷憐過於平日既釋縗服還齒簪裾與
繫公是賴爰加振拔俾出泥塗離校祕文計
逮公出牧兩託後車推心不疑言皆見納立於
為負實多過若丘山咸加掩覆善如然粟必身
屢薦其名徹聞天聽遂塵清貫獲備邇臣今日

莫非公力言念恩紀終身敢忘承乏諫
不親杖屨殆將拜暮豈意一朝忽
訓誨如聞奄去華堂長歸幽壤心
央靈有知臨此薄酹嗚呼哀哉尚饗

告題祭版文

治平四年十月作

治平四年十月辛酉曾孫具官光敢昭生
處士府君曾祖妣夫人伏以春秋祭祀
有屏攝以伸瞻奉謹以良月吉日恭題
靈降監昭格是憑是依尚饗

祭張尚書文

熙寧四年作

維熙寧四年月日女壻具官
祭于故禮部尚書張公之靈
終詳實已載銘文在昔先公
就中堂先時弁髦立侍左右
卜不謀遂真以子自惟童騃
何辱知知己之恩重於姻戚
訃之初涕零如雨綴於官守
走辭為侑尚饗

祭呂獻可文

熙寧四年八月作

嗚呼獻可之亡海內嘆惜况於朝

敢言人人自許誰如獻可始末無
於世壽夭不校餘復何言知我之
永訣文不逮情嗚呼哀哉尚饗

張尚書奠祭文

維熙寧四年八月日女壻具官
羞祭于禮部尚書致仕清河
奠期已及承之西臺不敢離
引領松楸悲何有極尚饗

祭錢君倚文

維熙寧六年七月己未陝郡司

舍人之靈嗚呼君倚好賢如親
唯善是為納忠於君恥後堯舜
推誠而行不疑不畏屢蹈顛沛終歿
西掖清貫君倚之美茲不足言始謂
如何彫謝曾未二毛我與君倚南北
中年相值情厚故交飾貌無華發言
精爽何之江山阻長醪羞微薄唯明
嗚呼哀哉尚饗

祭董少卿文

維年月日具位司馬光謹致祭于

靈兄昔為夏宰西鄙用師賦調
雖衆訟庭常虛光實夏民目所親
為誰三十年餘屈指無幾兄入佐
守別藩所至稱治民懷其惠吏
當劇任指顧立辦不廢咲談
年據禮納祿辭榮志力精強
忽長歸先既舊且親荷知
薄致醪羞維誠是薦尚饗

祭張密學文

惟公幼而孝長而謹以文學

禁嚴譽處臺省出敷惠化周
行監邊則民夷懷服慮無
朝倚器幹時推精力壽考
遷周捨早就燥卜宅得吉
之未晚陪嗣子之遊式陳醜

祭陳考升文

年月日涑水司馬光謹以香酒
靈嗚呼光平生取友以道相親如
心服忽焉弃我惋痛誠深尚饗

奠李夫人文

元豐七年十月乙酉具官司馬
祭奠于故李尚書夫人之靈夫人
正知古不泥從俗不流禮刑閨
祐壽考令終光黍頌族姻素昭
微誠尚饗

改葬先令公啓殯

某豐惡不天福祐單薄
遷松楸未植夙興夜處
時之吉改卜宅兆恭啓攢
大懇祈退避恩指莫從不得

言罪負隕絕復蘇叩心長

令公祖奠文

日月有期靈輻將進遠
安間以時就道山川無
氣結

令公到墓祭文

關塞之陽伊川之沃地形爽塏
就新永寧茲宅不騫不圯保固借
罔極

令公掩壙祭文

嗚呼祿不逮親古人所嘆重茵
聚墳身不親在羨門既鍵長夜無
永絕興言念此心爽飛颺觸地號

貞外啓殯祭文

惟靈居家孝慈蒞官肅給如何
令辰肇開旅肆遷就祖域
悲涕尚纒

貞外掩壙祭文

日吉時良已就安宅祖禩
足慰冥漠終古永訣騰風

穎川郡夫人樊黃
夫人胄自德門無祿蚤世
恩渥追錫嘉命魚軒翟
天寵尚纒

啓殯祭文

旅宮飄飄家無常所榘榘素
遷就窀穸撤攢云始取道有烟

祖奠祭文

日月有期轉輿西渡川途
昌勝悲流



原件短缺

P12后缺

